

◇ 金洲风物 程保平专栏



程保平，安徽省散文随笔协会副会长，偶有文字散见于报章末端。

老哥，你说这养蜂啊，挣不到钱的，去年我亏了六七万，今年才持平，跟讨饭差不多。怎么吃亏的讲不清，同样花季，同样一座山，花开的都差不多，但山这边可能有蜜，山那边却打水漂。运气不好，这样的事一年摊三次，就白忙了。改行可行？不行，其他的事我不会。种地吗？种一亩亏一亩。开门七件事都要钱，我只好在一棵树上吊死。

你说我是赶花人，那是文人的浪漫，不晓得难处。到哪里赶花，先要算账，一动作，光运费就几千块，还不知道有没有蜂蜜。有了当然开心，没了就吃老本，一点都不轻松。

这蜂子嘛蛮刁的，也笨。怎么说呢？它们有分工，站岗，采蜜，保洁，打扇，给蜂王喂食，像一个组织，一点都不乱。可以造反吗？我没看到。

这个蜂王嘛，那是母后，一把手，生下来就不做事，让人伺候着。谁伺候呢？小蜜蜂。刚生下来几天，不能干别的事，就像小丫鬟一样，在皇帝身边做家务。它们将工蜂采来的蜜，一种水样的东西，吞下去，分泌出来的就是蜂蜜、蜂王浆，然后嘴对嘴地喂蜂

有朋友叫我“龟大夫”，其实，我的“半医”功夫，也是因着我四只小乌龟练出来的。最大的一只巴西龟来我家已经四年了，两只花龟也来两年多了，动物和人一样，都会有小毛病，要养好它，还真得学点三脚猫医术。

那只最大的巴西黄耳龟是儿子小友带回家的。那天，他跟着爸爸去逛花鸟市场，到家看他兴高采烈的样子，就知道买了好东西。原来是一只巴西黄耳龟。我的第一反应是有点沮丧的。我曾养过好几次巴西龟，每次乌龟都生了同样的病，眼睛蒙上了一层白雾，逐渐就不进食了……我很难过，从此不大敢养乌龟。

这次，为了不扫小友的兴，我决定好好研究一下，以前到底哪里出错了？想起大学室友养乌龟多年，据说冬天，那只龟还会自己爬进棉拖鞋冬眠。但那同学对于乌龟“白内障”说不出个所以然。度娘上，大家各说各的，没个准，我想到了卖乌龟用品的网店，运气不错，遇到了一个热心的客服。原来，乌龟的“白内障”就是白眼病，真是致命的，病因是水质。以前总觉得，把自来水静置几天或太阳下晒一晒就可以了，没想到元凶原来在此！除了水，乌龟食物对水质的污染也不容小觑。以前养乌龟，我给它喂生肉、虾仁、螺蛳肉等。其实，没吃完的生食，

上官单衣是这家面馆的老板，系一条油腻的围裙，满脸操劳，说话有点木讷。他的这个名字，让我想起武侠小说中那些雄姿英发、飘逸潇洒的豪杰之士，可惜上官单衣的形象，与江湖上使勇斗狠的好汉相去实在太远，可为一叹。

虽然我在这座城市生活已非一日，但吃饭之类的大事通常都在单位食堂解决。每逢双休便在宿舍附近，找家面馆胡乱吃点，以谋填饱肚子。后来逐渐固定在上官单衣的这家，这主要是因为价廉物美，此外，由于上官单衣做的是拉面及刀削面的生意，在制作上富有表演性质。

与其他菜点躲在厨房一隅制作的方式不同，上官单衣特地将一块面板放在店头，把揉好的面一长团一长团地置于板上“醒”着，待有客到，或要二两或

赶花者说

王。蜂王喂得胖胖的，就做一件事，产仔。产仔前，她要看蜂巢干不干净。蜂王产下一批仔后，过几天就是幼虫，再几天就是小蜜蜂了。

蜂王每箱只有一个。一山不藏二虎，有两个了，就会被咬死一个。蜂王怎么当上的？老蜂王产仔时就定下了，一批幼仔生下来，总有几个大一点的，就是王子。王子们相互竞争，残杀，最后胜出的就是蜂王。当然，在这里是我说了算，我把王子们分开，由小笼装着，喂大了再分出一箱，由它去做蜂王，替我采蜜。它们都是王了，我就成了太上皇。

蜂王有几个丈夫，就是雄蜂，没有准确数字，一箱大概七八个，它们不做事，吃白食，跟武则天的男朋友一样。它们不能多，多了就吵嘴打架，我就会灭掉一些。雄蜂其实很可怜，一辈子交配一次，快活以后就死了，不值得。不过呢也有人，能在花下死，做鬼也风流。

学做“龟大夫”

若不及时处理，也会成为污染源之一。

从此，黄耳龟喝上了凉开水，吃上了龟粮和虾干。不过初来乍到，加上原来住过“集体宿舍”，黄耳龟的抵抗力不大好。没多久，原本又亮又有神的眼睛有点睁不开了。乌龟精神不好，小友也不开心了，缠着我要给乌龟治病。要么先给乌龟眼睛消消炎？我给它滴了女儿游泳后用的消炎眼药水。然后继续探究白眼病医治方法。原来，最有效的是土霉素。我网购了一瓶聚维酮碘消毒液和一包土霉素药片。先用聚维酮碘给乌龟的眼睛周围消毒，再将土霉素药片碾碎一颗，溶解在水里，给乌龟泡药澡，配合一天三次滴眼药水。没过几天，小乌龟眼睛上的白雾居然一点点褪去了，它也开进食了。我们一家都松了一口气。

过冬，又是一大挑战。依稀记得我小时候养过一只乌龟，就是没过冬眠这道坎。乌龟冬眠，可不能简单地用黄沙，我买来了椰土、苔藓。给椰土和苔藓消毒后，先在玻璃缸的底部铺上厚厚一层椰土，再铺上苔藓，女儿有友叫了起来：“好暖和的样子。”小乌

上官单衣

喊三两的，他就起手在已醒好了的面团上扯下一把，撒些干粉一滚，便两手悬空地拉扯起来，由一而二，由二而四，终不过六七下，细匀的面条已像一梳毛线般，套在左右手上，右手灵活地接过去全部面条圈，悠悠地往边上的沸水锅里一扔，拉面就此完成。

而刀削面又是不同，面揉好后，搓成橄榄球状，然后持面至案旁的沸水锅前，将面团的一头搭在肩上，用左手托起另一头，右手持刀，将面一片片削入锅中。当此时也，上官单衣运刀如飞，面落如雨，使人看着不觉豪情满怀。

也不知是哪天，在面馆的屋檐下，忽然多出一个马蜂窝来。有客人来，

我总觉得命是天定的。有花的季节，蜂子大概有半个月寿命，没花的时候多几天，但拖不到一个月。蜜蜂刚出生时，站岗，做巢，加工蜂蜜，打扫卫生，运送生活垃圾，把家里弄得干干净净的。还有一些蜜蜂用翅膀给蜂箱打扇，把空气弄凉一些，相当于空调器。会飞了就出去采蜜。它们都有特异功能，老远就晓得哪里有蜂蜜。它们都是奴隶，一生没性别，没老婆，没丈夫，没孩子，都累死在岗位上。

你说我聪明，哪里呢，家里几个残疾人，不得不想点子。就说年轻时做沼气池吧，投资几千元，原是想成功了可以推广，挣一点小钱，结果还是转行。后来捣鼓养蜂，居然成了，才有了这百十箱蜜蜂。我只会养蜂，把这事做好就不错了。我跟两个女儿说，你们就那点本事，想法不能多，老老实实把自己的事做好，就是本分，就是福分。

对老人和弟弟，我包了他们的水电费、电视费、买米钱，偶尔给点零花钱。孩子们都大了，一个上技校，一个上高中，生活还很难。下一步我想扩大蜂群，在蜂王浆上做点文章。慢慢做吧，但靠运气。

龟很聪明，没过多久，就钻了下去。冬去春来，待冬眠的乌龟苏醒了，我们发现，它长大了一大圈。

去年夏天高温，我的粗心差点让黄耳龟中暑得肺炎。那天，给乌龟洗澡洗缸后，我想干养它一会儿，顺便来个“阳光浴”。可待我想起来，发现它趴在玻璃缸上直喘粗气。乌龟中暑的直接后果是肺炎，那也是致命的。我不敢贸然加水，怕一冷一热出问题。研究了半天，我决定就当肺炎医治：泡药澡。乌龟病了，小友和有友比谁都着急，时不时跑到阳台张望一眼。发现它肯吃食了，两个人赶紧给我们来报喜。坚持泡了两天药澡后，黄耳龟恢复如常了。

去年，有友的同学又送了她一对花龟，刚来时，一只嘴巴肿，一只点腐甲，我一天三次用棉签蘸着聚维酮碘给它消毒。医好了乌龟的嘴巴和腐甲，也让我对自己的“医术”更有信心。

小乌龟们给我家带来了许多欢乐，姐弟俩包干了每天的喂食，老爸负责给它们打扫卫生，我负责“看病”。它们仿佛是家里的一员，给我们“解闷气”，也让孩子懂得了世间万物皆有爱。动物和人一样，也会生病，它们也是非常可怜又弱小的群体，既然养了它，就不要轻易放弃。学一点简单的皮毛医术，因为它们是我们特别的爱。

上官单衣便指点给他们看，然后解释：“没关系的，它们不侵犯人。”有时也说：“它们相信我，它们知道，我是值得信赖的。”偶有闲暇，他便搬张条凳，坐在屋檐的阴影里看马蜂忙碌。有一天他很认真地告诉我：“马蜂富于人性。”这是我在这些年所听到的文化色彩浓郁的话语之一，类似的话我一生如能听到数十句，即已无憾。

我有时在夜晚，也去上官单衣那里炒三两个时令菜蔬，喝一点酒。我喝酒有分寸，从不过量。上官单衣喜欢看喝酒，在静默中忽然叹息一声，然后，垂下头去抽烟。我后来才知道，上官单衣命苦，挺美满的一个家败在儿子手中，那个没出息的儿子十多年来一直给他添麻烦。去年，儿子死于暴饮，这个酒中恶鬼至今给上官单衣留下尚未还清的数千元债务。

◇ 相见欢 王瑜明专栏



王瑜明，媒体人，偶有文章见于报章末端。

◇ 同情赋 李利忠专栏



李利忠，又名李庄、李重之。浙江建德人。长日谋食之余，偶或写点诗文，以遣有涯之生。